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75級 黃須白

第十一章 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來

「秋天的疆土 分界在同一個夕陽下

接壤處

默立些黃菊花」

柳依依獨自坐在邊界酒店，準備轉機飛往巴塞隆納。她撫著如美女腰身的馬丁尼酒杯，靜靜望著落地窗外、飛機跑道夾縫間因風搖曳的黃雛菊，心裡頭則默念起鄭愁予的詩句。幽思間，一時出了神，沒留意一個高大的人影望她走了過來。

十月的南歐，陽光依然刺眼，午後兩點的過境大廳熙來攘往戴著各式墨鏡的男男女女，有的行色匆匆，有的閑步悠哉，有的攜手談笑，有的則依偎相吻。柳依依兀自沉醉在詩篇音韻中，全然無理會週遭的聲聲語語，也全然不知覺身邊的喧喧嚷嚷，一直到那人影遮了她的光，擋了她的視線，她才由靜靜幽思中醒轉，並抬頭對來人充滿關心地凝眸顧盼，急切地想知道對方是否一切安好。

臉色略顯凝重的何秉燭被柳依依這深情一望，心中忽生歉疚，隔著墨黑太陽眼鏡的眸子不禁微微不安地一閃，但沒一片雲，立刻就逼了個淡淡笑臉，並露出個舒解表情，表示身體之恙已癒。不過才一忽會，又臉色驟變，捧捧肚子，指著洗手間方向，轉身匆匆走開。柳依依眉頭一皺，很是耽心。

何秉燭待走離柳依依視線後，趕忙由左褲管口袋裡掏出一只烏亮手機，並迅速按下接聽鍵。

柳依依焦急地等候了十來分鐘，不見何秉燭人影，便走往洗手間方向，卻不期中望見何秉燭站在長廊一角的樑柱邊，滿臉憂戚地講著手機，似乎著急地想解釋些什

麼。柳依依心中一緊，邊看著舉止大異平常的何秉燭，邊揪著心耽憂到底何事，並邊半快步行將過去。何秉燭兀自低頭對著話機近似哀憐地說著，全無留意柳依依就在十來公尺之遙。不過，當他糾著眉，抬起頭來歎了口氣時，他驚猷了，柳依依就在十步開外半疑半慮地望他走來。

何秉燭腦子裡一陣空白，慌亂間匆匆草草掛斷電話，但略吸一口氣後，登下有了主意，待得柳依依行近後，搶先一步說道：

「肚子比較舒服了。洗手間一出來就接到紅藁電話，我上個禮拜跟妳提的那個複議案有委員被收買了，想跑票。」

柳依依一聽，原來是這等物事，立刻也就放心了，緊旋的神經頃刻間鬆放了下來。自從何秉燭當選上立委後，柳依依隱隱約約知道了立法院的一些晦暗齷齪勾當，也知道了那些立委有多少價碼。她相信這種貪婪愛賄的習性是人類與生俱來動物性的一面，是根深柢固，難以撼拔的，就算凶悍如朱元璋者，剝了貪官汙吏的皮，做成人皮大鼓擺在公堂上以儆效尤，貪贓枉法之徒仍是前仆後繼，砍之不絕，殺之不盡。因此柳依依不想花心思生悶氣在那些戴冠沐猴上，她只希望何秉燭能守住分際，莫要同流，而她也堅信何秉燭是這樣的一條漢子。所以，柳依依總是勸何秉燭多連結志同道合之士，為百姓生民喉舌，但若舉世混濁，眾人皆醉，那麼獨清孤醒之餘，也無須偏執不化，企圖螳臂擋車，以免枉自浪費精力，徒惹無謂肝火氣。

柳依依瞭解為了那樁干係萬民生計的法案，何秉燭定是吃了不少悶虧，於是滿懷心疼地看了何秉燭一眼，抓過他的手，安慰地說：

「你不是常說人生八分努力，兩分天命嘛。你在那案子上已盡了力，剩下的就看天命了。天命不許，強求也沒有用。不如就放寬心，好好休休假，好不好？不要把身體氣壞了。」

柳依依說完後，看了看何秉燭輕輕冒汗的額角，憐惜中，握住何秉燭大手的一雙細纖柔荑不由暗暗一緊。何秉燭被她這突如地一個緊握驚了一跳，心車七雜八煩情緒登時胡纏亂攪一翻，作弄得他好生忐忑，無法自在。

這時廣播聲響起，義大利航空由羅馬飛往巴賽隆納的航班準備登機了。何秉燭暗噓了一口氣，默自感謝這適時的一段播音。

柳依依聽聞登機廣播，耽心何秉燭腹痛未消，忙問了聲是否無恙，見何秉燭點點頭，似無不適，也就寬心一晒，攙起何秉燭左臂向登機門走去。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兩人前行一小段距離後，何秉燭神色忽然又是一變，尚未平復的心再度懸起。隔著褲管，左大腿處隱隱傳來陣陣急促的震動，何秉燭暗忖不要又來了，眼看就要登機了，柳依依又正相挽著，別說時間上不容許再編個腸胃疼絞的理由，就算可以，方才見柳依依憂心款款，此刻可是再硬不下心來欺瞞她了。因此，儘管心裡頭惴惴不安，猜想必又是她，很想接起電話，將適才被柳依依撞著而打斷的話說完，但畢竟當下情勢由不得他顧慮那許多，於是只好狠心讓左褲管口袋內已設定為震動模式的行動電話如牛頭犬發怒般亂搖亂震了。

登上飛機，攔好隨身背包，何秉燭連忙由褲口袋內取出行動電話，果不出所料，一個未接電話，螢幕顯示的發話者正是那女子「Isabelle」。

何秉燭如似看了醫師檢驗報告寫著罹患上癌症般怔忡難安，關了手機後，一路上憂心悄悄，東想西幻著那刁蠻女驕橫使性、輕嘲慢諷。何秉燭一顆胃緊緊糾結了，他腦袋裡已亂烘烘一團，他只盼著時間快過，儘早飛抵巴塞隆納，然後偷個空檔，他要趕緊回個電話，將一切說清。

柳依依見何秉燭默然無語，只道是身體仍未舒適，便一旁坐躺著陪伴，也不說話。

近傍晚時，飛機總算抵達巴塞隆納。排了大隊長龍，出了海關後，何秉燭與柳依依搭上酒店接駁車，前往中央車站附近的 Expo Hotel Barcelona。

帶著半憂半喜的心情，半是憂心何秉燭的身體狀況，半是欣喜總算與心愛的人一起來到了巴塞隆納這座建築的寶庫、藝術的殿堂，柳依依輕快地行出車門，踏入酒店大廳。一進旅店，柳依依不禁皺了眉，映入眼簾的既不是高挑寬敞的迎賓大廳，也不是氣派豪華的雕梁畫棟，就只是略顯低矮的淡白樓板和素雅簡潔的一般擺飾，柳依依不明白為何何秉燭偏挑了這酒店。

何秉燭識得柳依依心思，也不多說，在櫃檯處領了鎖卡後，與柳依依一前一後跟著拉行李的服務生走往電梯處登樓。

沒一會，兩人上到房間所在樓層。解開門鎖，走入房內，打賞完提行李的小弟，並取出箱內衣物吊掛好後，何秉燭內心交戰著是否再編個謊，外出回個電話給那女子。掙扎許久後，何秉燭心一狠，決定不開機了，他想給柳依依一些補償，他想帶柳依依去看全世界最美麗的夜景。

何秉燭與柳依依關上房門，離了旅店，兩人挽手循寬廣的大道 Carrer de Tarragona 往

南輕鬆閑步。十來分鐘後，忽見左側一落方型水池，池面上高聳著一根凹凸有致的二十來米高灰泥石柱，石柱五顏六彩的，出落得像個圓嘟著嘴的豐腰女人，石柱頂端則棲個像鳥非鳥的豔黃彎月。柳依依一看，認出那是米羅的「女人與鳥」(Dona i Ocell)，高興得直央著何秉燭幫她留影。拍完照後，夫妻倆有說有笑地繼續南行。約莫四條街後，兩人來到西班牙廣場(Placa d'Espanya)，隔著廣場往前望去，遠處是一座座長方型噴水池，水池兩邊則整齊有序地重重疊疊著無數階梯，階梯盡處，高高矗著一座恢宏壯觀的橘土色建築。何秉燭指著那外牆已打上燈火的建築告訴柳依依那是加特隆尼亞美術館(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然後就指指肚皮，拉著柳依依往一條擠著一間間販售廉價衣飾小鋪的巷道走去。

何秉燭選了家門口有位大嗓門、會說英語的大塊頭侍者拉大嗓子招呼過往行人的餐廳進去，坐定後，叫了盤墨魚汁海鮮飯、三數種下酒菜(tapas)、和兩瓶沁涼的巴塞隆納當地啤酒DAMM Barcelona。飯飽酒足罷，何秉燭看了看時辰，離八點只剩十來分鐘，於是買了單，回到街上，往西班牙廣場的方向走。

柳依依看著週遭行人，納悶為何所有人都是往同個方向前進。到抵廣場時，柳依依嚇了一跳，原本空蕩的廣場此際人山人海，隔著街的加特隆尼亞美術館前更是萬頭鑽動，髣髴就只一頓飯工夫，巴塞隆納所有的紅男綠女、白叟黃童都地底鑽出、天外飛降般，不知何處、不知何因地蜂擁群現。

柳依依轉頭看了何秉燭一眼，期待著能得到答案。何秉燭笑了笑，拉著柳依依的手擠過人群，尋了個稍稍寬敞的靠牆角落站定，然後一派輕鬆地兩手插入褲管口袋，哼著短歌，澹澹清清地融入廣場群眾之中。柳依依見何秉燭不說話，只一味裝神祕，知曉是想給她驚喜，也就不再相問，僅是一旁挽著何秉燭，滿心期待地猜想著是何節目。

兩人默默看著人海波浪東流西蕩頗一會後，輕快熱情的佛拉明哥音樂週遭響起，人群開始騷動了。又一會後，明快有勁的南歐樂曲接續播放，四遭人群譁然起應，紛紛隨之擺舞。再更一會，恰正八點，樂聲乍然而止，聳立對街小丘上的加特隆尼亞美術館處一聲巨響，墨黑夜空中一朵麗紅煙火招展怒放。柳依依驀見暗夜嬌花，心中驚喜，不覺指著遠處要何秉燭同看。正此乍瞬，數聲炮火隆隆震響，那豔麗紅花四周一朵朵藍、黃、綠、橙鮮麗美妍的重瓣大理菊花縈環豔綻。未及片霎，細碎槍炮又接連亂響，百朵千朵橘得像柑、黃得似蝶、紅得如火的金英罌粟環圍孳茂。而不待花姿弱衰，條條金穗、鬚鬚流蘇繽紛四竄，亂纏亂織，將個錦簇花團裝點得宛若天宮御苑。

柳依依沒瞧過這麼豔放的星空煙火，何秉燭也是頭一回見著，那花園千紅萬紫，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那仙苑錯彩鏤金，那風光是嬌、是媚、是淒、是豔，迷得人目眩，也驚得人魂搖，何秉燭瞧得癡了，不覺摟上了柳依依香肩，渾然忘卻下午越洋電話的聲聲亂催。

柳依依被何秉燭這一摟，那笑顏美得直似夜空下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般燦爛，那心思也直被勾得飛上了豔豔霞光，彷彿登仙。但是，忽如一陣騷動，柳依依尚自沉醉美景之中，那何秉燭卻急急拉著柳依依斜旁連移數步。柳依依心驚莫名之餘，低頭一看，只見一個細瘦短小白人男子蹲在何秉燭腳邊，猛力狂拍何秉燭右邊褲管，似乎是不小心踢到了何秉燭，要幫他拍去褲上鞋痕般。何秉燭連說無妨，但那男子似乎愧疚至極，仍是狂拍不已，直待得何秉燭扶他站起，那男子才愧低著頭連聲道歉地走離。柳依依心覺訝異，何秉燭也奇怪似乎自己並未被那男子踢中，但那男子卻禮數明顯過周，而其拍打的力道也唐突不恰。兩人正自不解，迎面忽來一人，指手畫腳，大聲嚷嚷地要何秉燭摸摸口袋。何秉燭伸手右褲管一摸，驚知著了道，忙回首四處張望，想尋那男子，可卻眼前之人還喋喋不休，極盡善意地告戒何秉燭應小心北非來的騙徒。何秉燭道了聲謝，引頸朝人群中左顧右看，但就是不見那男子，而當回正頭首，望向前方，方才那好心人士卻也消匿無蹤。

何秉燭悚地一驚，暗罵忒煞大意，但繼之一想，又不禁深深佩服，這西班牙騙術編排得天衣無縫，精采至極。先是一位貌似憨厚之人假裝踢到被相中的「獵物」，蹲下腰身用力猛拍「獵物」藏放皮夾的那條褲管以分散其注意，另一手巧之徒則趁慌亂之際探手入「獵物」褲袋取出皮夾，並立刻走人，混入人群之中。於此之時，那蹲跪之人更又不停拍打被盜苦主以讓施竊者從容沒入夜色。而當被竊者心覺有異，想探究究竟時，那猛拍褲腳之人才匆匆站起，匆匆致歉，並匆匆離開。但更為有趣的是，同夥之徒還假扮了善心路人，吆喝被竊者小心扒手，並東提醒應留意北非宵小，西叮嚀應小心保管重要錢財，待得交待完畢，同幫歹徒早已無跡無蹤。

何秉燭懊惱之餘，卻也莞爾，同一夜裡既是欣賞了一場美麗輝燦的星空燄火，更是經歷了一齣高潮迭起的魔幻表演，因此對失財的事也就不以為意了。只是，忽地一個念頭浮過，何秉燭忙將左手探入左側褲袋，確定手機依然安在後，才心情稍緩，與柳依依雜於慶祝 Virgin Del Pilar 紀念日的人龍中慢慢走回旅店。

回到酒店房中，柳依依先去更衣梳洗，何秉燭躊躇一會後，打開手機，心情忐忑地等候訊號接上。

沒多會，手機螢幕上首出現 TeleFonica 字樣，接著，一聲警鈴響起，何秉燭按了按觸控螢幕，發現有三通留言。

何秉燭一股不安翻攪騰起，想撥打語音信箱，但害怕聽到惡言，壞了心情。想不去理會，待旅途結束，回台灣後再做了結，又心頭一陣犯虛，割捨不下。掙扎好一會後，何秉燭知道再不決定就來不及了，柳依依已進浴室好一陣子，很快就要出來了。

何秉燭將手機拿近胸前，舉起右手姆指正要按觸撥號，忽然掌心連翻震動，音樂聲也伴隨響起，他大驚一跳，匆忙讀了讀螢幕，知是「Isabelle」，心中連番道苦，知道若再不接，未來恐怕連解釋也不用再解釋了。於是按下接聽鍵，調低喇叭音量，將手機貼近耳畔，然後壓低聲音說了聲喂。

正在泡澡的柳依依在浴間聽到何秉燭手機響起，暗忖難道又是王紅蕖為立法院的事撥來？可側耳細聽一會後，並沒聽到何秉燭一聲一語，心中不由隱隱不安，耽心是否事情甚難處理，連足智多謀的何秉燭也沒了主意。於是，柳依依匆匆起身，將身體隨意擦乾後便裹了浴巾站將起來。

柳依依取了條白毛巾，邊擦乾秀髮，邊旋開浴室門把，拉開木門後，正待要跨出浴間，不意卻瞧見臥房梳妝鏡中映著的坐在床頭的何秉燭側影，那眉頭糾結的側臉、那略略侷偻的身影，不僅沒了平日的意氣風采，失了平時的雍容大度，更走了慣常的氣宇軒昂，丟了素昔的溫文爾雅。柳依依心頭一驚，輕抬將落的腳頓時愣在空中忘了落下。

何秉燭不知柳依依瞧見到自己狼狽的這一幕，猶且自顧著半哀半憐地拿著話筒似乞若求。柳依依腦中忽如一陣昏黑，下午在羅馬機場見到何秉燭愁緒滿懷講著手機的那一情景瞬間湧了上來，女人的直覺告訴她，這兩幕藕絲相連，女人的第六感警醒她，這電話與立法院的事不相干。

柳依依愁皺了眉，輕輕將腳收回，輕輕將木門半掩上，並輕輕將自己貼緊牆邊。她聳高了兩肩，她豎尖了雙耳，她想偷聽些什麼，證明自己的直覺錯了，可是這不是她的個性，她一直都信任何秉燭，她不願偷偷竊聽何秉燭談話，她不相信何秉燭會是兩面人。柳依依內心天人激戰著，她腦袋裡一片空白、一片灰黑、一片皂紫、又一片慘綠。她眼前有個黑洞，一個輪迴旋轉的大黑洞，她想讓自己走離黑洞，那黑洞卻愈旋愈近，愈旋愈緊。柳依依兩眼前一片茫茫，心裡頭也一片茫茫，她默默楞楞地孤孤憂憂立著。

忽然透過門縫，何秉燭斷斷續續幾聲激動話語傳來，離了魂的柳依依倏地收起元神，模模糊糊間髣髴聽到何秉燭提起了「耳環」，又髣髴聽到何秉燭近似哀痛的低泣。柳依依一顆心快碎了，她知道與她所想的應相去不遠。就在這時，她包裹濕髮的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毛巾忽然鬆開墜落，剛巧勾翻洗臉檯上的乳液瓶，寂靜的浴室內突如一聲脆響，柳依依驚了一跳，門外的何秉燭也驚了一跳。

何秉燭匆忙將電話切斷，並緊張得雙手顫抖地趕緊將眼角的淚痕搥去。柳依依心頭小鹿兒狂跳疾奔，一口氣哽噎著差點吞吐不過來。她驚悸不知如何自處，她悽惶無以置措，她不省身在何處，她不辨人在何方，她失了魂，她離了魄，她像是被驚天雷惡狠狠擊中。

柳依依獸楞了好一陣後，淚水緩緩泌下，濕了紅頰。她彎下身，緩緩將浴巾拾起，並緩緩將浴巾紮上。

何秉燭坐在床頭，脊背陣陣發涼，他雙手相扣，緊緊地將手機握在掌中。他憂憂惴惴，他忐忑忐忑，折磨好半晌後，他僵著頭頸轉首看了看浴室方向，一心冀盼著是自己心虛、錯生幻覺，卻怎料竟瞧見門板半開半閤著。一霎間，他驚得一雙眼睜瞪如中罡煞，一張嘴也垂塌塌像遭雷殛。他腦中亂騰騰一片，像有千匹野馬雜沓狂奔，憾動天靈頂，震疼太陽骨。他脊背上苛癢癢無數處，如似萬隻火蟻嚙啃嚼噬，椎痛入心脾，麻疼侵肺腑。他想要逃，他想要遁，他想要假裝一切都是夢，他希望一切都是夢，但是他知道不是夢，他無法逃，他無法躲，柳依依可能聽到了，柳依依可能看到了，他必須面對，他也只能面對。何秉燭汗珠兒一顆顆額角冒出，他的心跳得老高，快衝破胸口，快塞住喉咽，他的臉漸漸慘白，他失了主意，他無法想也無法動。

柳依依躲在牆壁後恁淚水輕輕淌下。她想打開門知道事情真相，她又躊躇著不敢打開門知道事情真相，她害怕打開門，她害怕知道真相。她想聽那何秉燭告訴自己這是一場誤會，她又不相信何秉燭會告訴自己這是一場誤會，她不相信男女間談到了「耳環」還可能是自己誤會，她不相信用了那種哀憐的模樣說話還可能會是誤會。

柳依依眸子裡有片模糊水影，她沒有搥拭，她不知該要搥拭，她雖感覺眼前朦朧，卻不知是啥讓她朦朧。柳依依抖顫著伸手摸向門把，心悸下她無法鎮靜，更無法控制力道，忽地砰訇一聲門板被她猛拉開來並硬生生撞上了石板牆，震得她悚然心驚、猝忽一個抖跳。

何秉燭也被這突如一響嚇得床上抖跳了起來，他潛意識地急轉回身望向浴間，卻恰驚見一個面色蒼白女子怯生生走了出來。何秉燭沒見過柳依依這般憔悴模樣，他心疼了，他又羞、又愧、又慚、又悔。他既是憐惜，又是不捨，原本緊旋的心此下更又箍緊了。

何秉燭腦子裡一片麻亂，他愒息地獸楞楞望著柳依依無神地走到床沿。他憂悄悄

地瞅著柳依依背過臉緩緩坐下。他默愁愁僵立著看那手腳隱隱顫抖的人兒緩緩取過原本備在床頭的印有林風眠風荷圖案的連身睡衣，並緩緩地將浴巾除下。他瞧見到柳依依溫潤玉白的裸背，也瞧見到她那纖瘦曼妙的姿影，他緊繃的心情突然間鬆緩了。他看著柳依依慢慢將睡衣穿上，看著林風眠的風中芙蓉在柳依依背上輕盈招展，忽然間，他腦中靈光閃現，他生了一番主意。

何秉燭閃爍著目光，半是憂慮又半是疑懼地開口一字字慢慢吐出：

「我有話想跟妳說」．．．

何秉燭虛怯地等候著柳依依回應，卻見她一動也都不動，心中不由暗暗一凜，口舌霎間糾結，剛緩的心情又再繃緊，但想用來解圍的話已經到口，因此顧不得期艾，只好硬著頭皮往下說道：

「紅蕖上個月生日時我送她一對 Mikimoto 的金珠耳環，她忘了跟她先生說，她先生無意中看到了，以為她外面有人，跟她吵了起來。她說是我送的，是老板送給屬下的生日禮物，她先生更是生氣，說我們近水樓臺，罵她許多難聽的話，也罵我斯文敗類。紅蕖兩年前曾經外遇過，跟她先生一位同事，雖然後來取得諒解，但他先生總不信任她，經常疑神疑鬼。」

柳依依又驚又氣，她沒想到何秉燭這麼快就承認，她沒料到一個美滿人生這麼快就破碎，她更沒預期到竟會是王紅蕖。柳依依見過王紅蕖幾次，感覺上是個勤快老練的人，長得很美，頗有幾分英氣，但對她總冷冷地，她一直猜不透為什麼，如今想來也就不足為奇了。柳依依忽然間憶起她回清華參加同學會那天的前一日下午，何秉燭說是跟同事一起開會，並打了電話說無法回家一道晚餐，她當時有個奇怪感覺，似乎電話那頭安靜得不像一夥人在開會，如今一想，原來是這麼回事。柳依依一陣暈眩，淚珠兒一顆顆像星子晶瑩般涓涓滴下。

何秉燭原以為柳依依信任他，知他不可能與王紅蕖有私，因此話語未多做解釋，只道柳依依聽了應就能釋懷，明白他一連幾通電話都是在安慰被丈夫冤枉而心累神傷的王紅蕖，也明白他將在回台後主動與她先生說清講明。卻怎料女人家個性再爽朗，一遇到這種事時，也是漫天烏雲，只顧著一個勁兒牛角裡鑽。何秉燭見柳依依肩膀微微一搖，身影愈看愈單薄，心中忽生悸怖，他害怕再不趕緊辯知分明，事情將不可收拾，因此也就顧不得父母的殷殷告誡，忙將王紅蕖的身世和盤托出。

柳依依邊聽何秉燭說道王紅蕖來歷，邊難過自己忒太多疑，竟對何秉燭心生疑猜；邊揮卻滿胸滿臆愁雲，高興居然能夠雨過天青；也邊同情王紅蕖身世，可憐佳人

掃把星—鹿林彗星觀察小記



多舛。不覺間，柳依依眉頭舒了，淚珠子也斂了。何秉燭見柳依依緊綁綁的兩肩鬆弛了，並輕輕抬起素手連連搵拭眼角，他心中的懼怖也慢慢消了。

何秉燭暗裡長嘯一氣讓心跳回緩，然後慢慢繞過床角走到柳依依身邊。

何秉燭試探地將手搭在柳依依肩上，就只見柳依依也伸出手，輕輕握住搭在肩上的大手，一會後，並將桃腮輕輕枕在何秉燭手上。何秉燭低頭望著柳依依猶然帶雨的嫩白梨頰，心中忽然一緊，陣陣犯虛，他知道眼下這關固然有王紅蕖擋了，可是未來這張牌可不見得還靈驗，他並不耽心王紅蕖會戳破謊言，王紅蕖會幫他的，他耽心的是那對金珠耳環，他耽心的是那黑衣女不知會做出什麼事來。（待續）友聲

掃把星

鹿林彗星觀察小記

文／圖·電工78級 田銘莒

無鹿無路尋星高山頂，
透鏡巡天觀測鹿林情，
焦點對繞橢圓形軌道，
稍縱即逝長週期彗星；
處女座上春季大三角，
獅子座下對話土星行，
未覺鬼宿星團雙子座，
依稀可辨葉綠星色明。



左為春季大三角，右為冬季大三角。
此外還有黃道、赤道與土星。